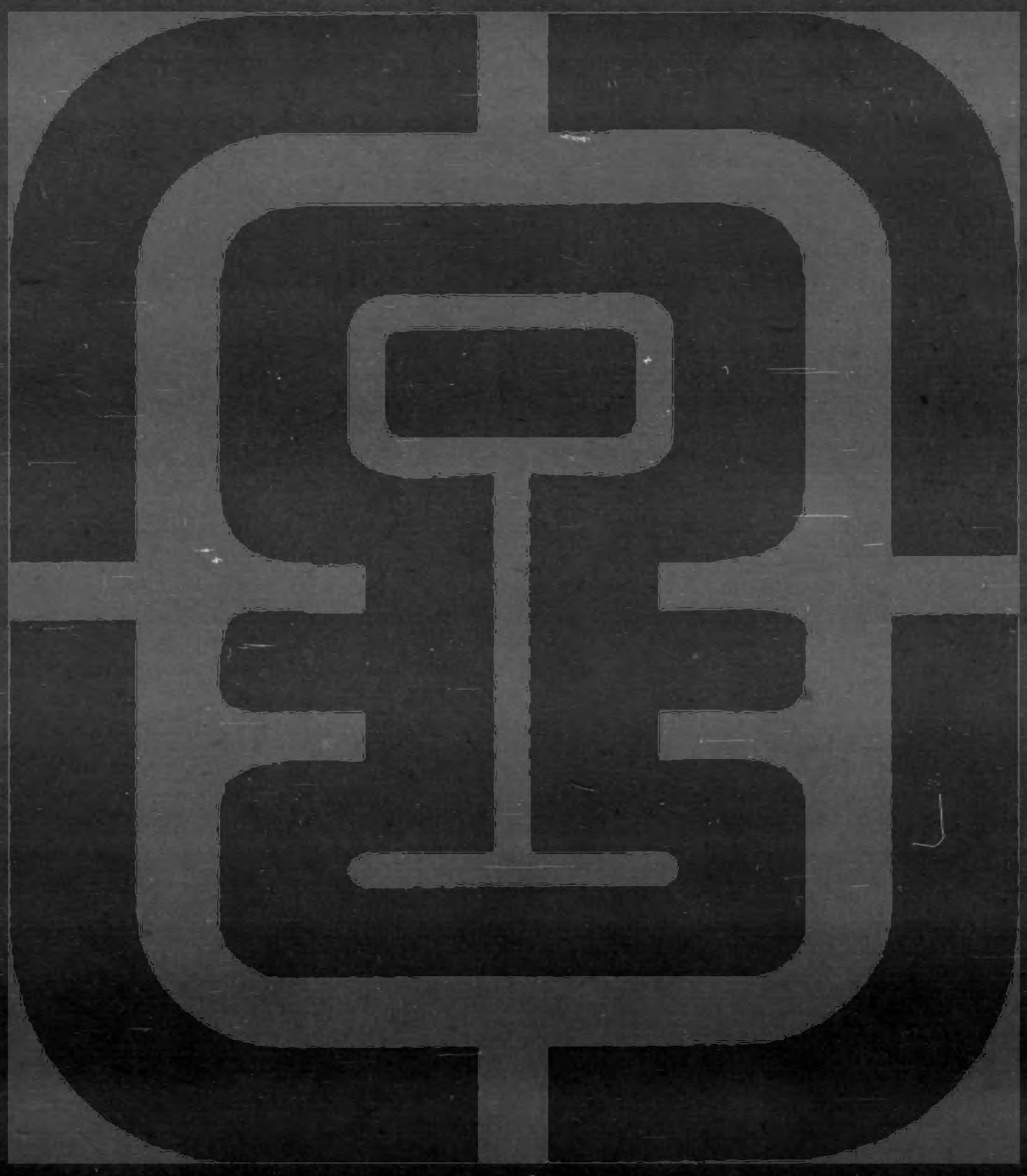


第八函第二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百五至一百六

計六十四頁

蘇瞻雲錄

范膚南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五 廣西

全省疆域

東抵湖廣道州界西抵雲南特磨界南抵廣東南州界高北抵湖廣武岡界東北抵湖廣永州界東南抵廣東封州界西北抵貴州都匀界西南抵交趾界

歷代沿革

廣西楚越之交春秋時越伐吳并其地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强自荆以南皆屬于越周顯王時楚滅越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是時越之邊疆皆屬于楚其細(後)越人散處江南海上各為君長有甌越雒越

之屬甚蕃故曰百粵以楊州南境又曰楊越秦始皇帝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粮道殺西甌君譯呼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者陰置禁駿以為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楊越為南海桂林象郡粵以東屬南海郡粵以西屬桂林郡而慶遠思恩太平以達交州俱屬象郡焉秦末趙佗遂王粵地漢因封之漢孝武帝平南粵佗孫光降以其地為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趾其北為零陵郡屬荆州吳仍漢制分領于荆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郡屬廣州晉以始安臨賀屬湘州宋齊因之亦間有增改梁分湘廣之交為貴州迄于陳隋州郡因革紛如莫之勝紀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領州郡三十有三又開拓諸蠻峒落置羈縻州郡數十五代時入于南漢宋平南漢以屬廣南西路領州二十府二軍五元改為廣西道領路十有五府一州四明分其地為府八土官府四領諸州縣後改思恩府為流田州府降為州而憑祥縣歸順峒下雷峒俱改為州共領府九轄州十二縣四十六土官府二土州三十四土縣七長官司七

山川志

宋范成大作桂海虞衡志謂粤千峰特立王笋瑤參森列無際其奇勝甲天下余謂西北諸山華嵩泰岱屹立中原如王公貴人端拱廟堂蕩蕩乎大觀矣東南諸山吳越相錯三江五湖隨山下上如綽約婵娥綺心墨客扈蘭芷而蹇杜英亦綽有風致哉粤西僻在一隅不得與于五嶽四瀆之觀而怪石參差幽洞玲瓏十洲三山庶幾近焉蓋以羽客緇流之勝已然山多膚立而少草木食土之毛者什不得一三江諸水勢若建瓴而注于東渤澥故其民類不能逐倍稱之息而鮮蓋藏重以恒暘

所下郡國利病書
為政沮洳不修金石為焦維束手以聽命諸天豈巧拙
故殊亦限于山川而莫之為侶耳昔周禮職方氏藪澤
原隰之利昭然臚列而遂人之職溝洫畛域獨為加詳
其所重故有在矣

兵防志

漢時五嶺之南兵制多略唐天寶後始設經畧清海二
軍至移淮泗之兵式焉宋稍多故而兵制迭更募雄略
選澄海土丁峒丁時隸尺籍而兵終不振則積弱之勢
然也明初以武功定天下衆建衛所用相夾輔是時
粤西蹶張之士至十萬有奇豈不稱烈焉及調征安南
官軍存者什無二三于是議戍兵復議民兵然戍兵離
鄉井暴風露水土不習逃亡相踵則戍兵不足恃也民
兵筋骨脆弱斬木揭竿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民兵不
足恃也不得已而召募耕兵之議起矣二十年來槀弓

臥鼓韋跗注之夫恥談兵革日以盤辟為容甚者胺
卒伍以惠私家任其虛籍而莫之問兵制淩夷大官之
庾月費千鍾而釋戈徒供欵段之奔走一旦有警
將安賴焉夫竭民力以養軍又竭民財以養兵至軍與
兵交受其敝奈吾民何余因詳其始終之變令談經畧
者有所考云

田糧

粤西自元以前田額無徵　明朝洪武十四年編賦役
黃冊州縣各以寔自占田分官民米分秋夏田之設入
公家者謂之官田官挈以授農人而歲收其入故其賦
重而役則蠲田之屬私家者謂之民田民自相鬻賣以
為恒產官不得多科故其賦輕而役則重夏稅多產于
地秋粮多產于田而其賦其役視其則之高下為重輕
至洪武二十六年冊籍始定其田賦可得而攷云時
上方重農桑令天下農民凡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
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惰者有罰自是定麻每

畝八兩木棉每畝四兩至是年定民間桑株照則例起科絲綿十八兩折絹一疋森株果價蕪收錢鈔正統八年令不出蚕絲地方絲一疋折銀五錢自是廣西絲絹隨地派米登之正額矣景泰四年令廣西人民被賊刦殺遺下田土者有司取勘撥給而是時破賊方猖獗梧州蹂躪尤甚蕪田相望督府韓雍竈寔以聞遂停荒田三年復行覆丈汰額虛粮而有司奉行不一間有闌茸不事事者吏書之蠹窟穴其中甚有一邑而存二三千虛粮者雖役均之庸可冀耶今一省賦役大都以覆丈為據計畝定賦而農桑絲絹俱在其中

鹽法

漢元狩四年斡山海之貨置鹽官二十八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劉晏始為常平鹽官自為市歲得錢百餘萬緡而官祿軍餉皆仰給焉官之鬻鹽蓋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東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西廣漠而凋瘁食鹽無幾商不樂趨故官為般運紹興間議易二廣鹽法安撫胡廷真欲俱行客販轉運司主管文字徐夢辛爭之廷真遣其議不三年商賈毀業民苦無鹽自是官般如故是廣西之行官鹽自宋然矣元至正間也兒吉尼以中書省平章

政事蕭肅政廉訪使時紅巾賊入湘南嶺表震動吉尼議凳石城以扼險要遂捐官俸貿易海鹽獲倍稱之息版築經費銀計二十餘萬皆取給鹽利四年始克終事民不告勞粵至今賴焉　明初行鹽專以利民其後則以佐軍興商自為轉輸而官稅什一其利頗鉅洪武二十八年兵部尚書唐鐸言長沙寶慶衡永四府郴道二州倉鹽甚艱廣東積鹽有餘而廣西新立諸衛糧餉不足若將廣東之鹽運至廣東西中納民軍交利其于計便

上從其議命廣東提舉司運鹽八十五萬引至廣西桂林以給商人之入粟者于是粵東之鹽始達之粵西湖南矣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議增營伍為善後計而歲費不貲左藏稱詘因請之于　朝倣元也兜吉尼故事而綜理加焉其督鹽則用指揮其運鹽則用旗軍其鹽運則屬府佐其數則每歲廣東買鹽七千五百引每引重一千七百五十斤分十四包每包重一百二十五斤每船一隻裝鹽三百五十包共二十四引官買三百包運軍帶五十包以償其勞其運船則官自為造其買鹽及廠稅一如商鹽之例其運鹽往返以四月為期歲可三運其湖廣行鹽之價則與時低昂官鹽商鹽互相搭配合居其半除工本諸費其利息一歲多可

二三萬少不下一萬五千後以衛卒不習水道而武弁多藉為奸利因改民運改上船為中船改官旗為水甲而以府官督之水手所帶鹽色以漸殺焉然府江灘高水道褰澀昔之三運僅可併為一運而計一運之利與三運大畧不甚相遥粤西左藏自是稍贏矣頃暴時販商俱粤東富家子而韶連諸邑楚商私販往往相屬自行連二路量增引目粤西撫臣郭應聘按臣胡宥亦以情聞上下大司農議曰廣西運鹽之議原為新漆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不可無食若西省官運之鹽旋行旋罷兵食俱乏地方坐困咎將誰諉似不可以一時商人之私便而忘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

上曰這兩廣都是朝廷地方軍餉比之通商干係為重這鹽運只着遵照近奉欽依事理行不許再議紛更然兩粤之議啾啾未已官東者則左袒東人官西者則左袒西人而東粤薦紳家亦起而爭之　上從科臣言行督臣郭應聘覆議如殷中丞指由是官鹽始通衆喙少息矣嗣是按臣行部每更一官輒更一議所以苹奸剔蠹至詳矣而網亦少密焉迺年直指疏請官鹽百包

許帶私塩六包重以押運之官朝更而夕改官非正途船無統紀市利者相煽事利者相攻長年諸役靡所顧忌故夾帶之禁益嚴而奸帶益甚稍遭旱涸即減一運之半矣夫民之趍利若水之奔海然不隄之則潰而過隄之則壅世未有不利于下而能專利于上者也當殷中丞首議時每塩三百包許運軍帶五十包今且殺其三之二矣彼見待軍之如彼而待民之如此安能俯首而甘心者況其衝凌于狂波巨浪之中奔走于嚴霜烈日之下一遭蕩耗輒令賠償利少而害多彼獨非人情乎故水手之不可不優也勢也或謂曩之官軍自食其力今之水手已給之工食以恤其私似未可例論者不知官軍有月粮有行粮未嘗不為其身家計也水手之募倍于官軍則夾帶者亦可半于官軍不應遽若是懸也今縱不可復中丞之舊而就中劑量以百包帶十包此外有夾帶者必置之法彼樂于加斤之利而惕于沒官之害誰敢以身試法哉然欲禁私塩而不更官艇是導其源而欲塞以流也查之舊例木馬船只容二百包今之船且十二艙即三百包猶寬然有餘是名更而寔不更也彼安得不滿載而歸也今當委官督造長以八艙為止每船只許容一百五十包而又多造小船在平

樂郡限以官塩報稅之後即駁之小船則私販者既無寄頓之地而駕艇者不病往來之艱未必非通商足課之一助也夫郡首事之人長慮却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剔弊為功故其法常嚴而莫必其後夫豈獨塩策然哉

梧州府

郡事

宣德二年以都督山雲充總兵鎮蒼梧

景泰二年寇燬梧州城　四年總督都御史王翔檄廣東僉事李觀智撫五屯龍山諸賊平之

天順二年夏四月石康賊陷博白縣殺典史巡檢及軍民六十餘人擄男婦千人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四年藤縣民胡趙成作亂伏誅成先遣戍宥回造妖構集大藤峽等山猺賊攻陷諸縣殺擄官民掠去竇家寨巡檢印巡撫葉盛督左參將范信分巡蒼梧道副使雷復都督指揮韓瑄指揮張錦王銘等進討擒斬成等獲印回　寇燬北流縣城　六年寇燬博白縣城揔督都御史葉盛請設帥府

于梧州初兩廣守將不相統攝盛請建帥府命征蠻將軍揔鎮梧州兩廣各設副揔兵及參將分守要害悉聽節制　七年大藤賊陷梧州城蒼梧紳布政使宋欽苍戰死之　大藤賊寇何敬陷陸川城　成化元年左僉都御史韓雍征夷將軍都督趙輔游擊將軍都督和勇等調兩京江湖漢達兵討侯大狗克之先景泰中猺酋侯大狗作亂聚至萬人墮城殺吏勢甚猖獗久之鬱林博白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饗應所至丘墟起浙江左參政韓雍為左僉都御史督諸軍討之至全州擊陽岡西延苗賊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振先破修仁窮至力山擒斬八千餘十月至潯州專擊藤峽為左右二軍分十三道進以千戶李慶隨參將孫震結五屯截其歸路雍等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以之十二月朔並發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踏等巢賊遁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滾木礮石而下盡矢如雨雍麾死士刊山開路發火前焚其營柵聲振天地日色晝冥賊大驚潰擒侯大狗等擒大小峒寨九百斬首四千有奇俘男女三萬餘而逃墮凍死者無算群賊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斷之改斷峽刻石山頂以紀雍功明年二月班師奏設東鄉等九巡司以土人李昇等為副巡檢又設武靖州于碧灘以上隆州知州岑鐸掌州事設藤縣容縣五屯千戶所李慶掌所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吏目　二年大藤賊鄭昂攻陷容縣藤二縣總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之昂伏誅昂侯大狗之黨　十六年始設總督府于梧州起復韓雍鎮之　十六年鬱林州木頭等峒蠻賊叛總督都御史朱英總兵官平江伯陳鋭討平之　十八年岑溪連城獞陳永受謝利等叛　二十年猺賊黃公定寇掠陸川副使陶魯討平之

正德七年六青賊李通寶寇掠鬱林北流陸川岑溪州

縣知府曹琚偕叅將金鏜調容縣千戶所覃德玉捕之殺通寶于洞心山（洞心容縣小源里地）八年討岑溪六十三山不克　十六年初置盤塩廠于梧州

嘉靖元年老君峒焚家屯賊亂總督都御史姚鏌以田州回師勦平之　六年田州土目盧受與思恩王受等反上以新建伯王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江河四省軍務降之（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王受等挾邦相以反兩江皆振御史石金劾都御史姚鏌攘夷無策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鏌落職而吏部侍郎桂公蕚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公至梧諸夷聞其先聲皆股栗而公益韜晦見田州事形未可猝滅恐以其故或損兵餉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納蘇受降受許諾但言見時必陳兵衛公許之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公數其罪命杖一百杖時受不免甲諸夷皆驚竟莫測公秘筭于是乃上疏言思恩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極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杌楻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必欲窮兵雪忿以殲此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効邊功而猛獨詿誤觸法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心分設盧蘇等為土巡司以殺其勢添設田寧流官知府以總其權上皆嘉納從之公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攻八寨賊破之至今地方藉以安

九年石硯東鄉長行賊平（三巢界蒼梧封川地首賊盤古子等恃險負固比乘思田之亂益肆剽掠督府林富遣副揔兵張佑督達兵捕誅之）

十一年征七山諸蠻悉遁去（六埇思連攬佃古磊等七山壤接梧藤猺民唐宗欽等恃其險衆出刦仁封須羅等鄉督府陶諧調兵萬餘分二哨進勦賊覺先遁僅斬二百級）

十八年大師征斷

藤峽諸蠻悉平之　二十一年容縣塘仲山猺作亂刦掠六王等村千戶覃德玉尋捕斬之　三十一年征七山賊七山三十七巢據蒼藤岑之中周遭二百餘里屢征不克督府應檟與叅政張謙定計調兵以左叅將王寵右叅將朱昇分統之佯為征西兵至潯陶旋師兼程進進晨及賊境賊覺始奔乃下令曰賊今據高其氣方銳不宜仰攻但謹守使不得逸俟其敝擊之可破也賊果窘飢欻强半擒斬二百二十名顆籍其田廬

三十二年七山猺酋盤宗叛時分守鄭公絅討平之

三十九年兵巡僉事章熙流容江道容江當梧郡西南孔道其道逆自良而上有馬騮白馬二洲諸灘水涸石出舟行最險而陀田古稔山雞等窠猺賊藏匿林箐襲入于水滸以廻流激石為羅網虔劉勾刦無有已時間一創懲後復如故兵僉章熙按縣廉得其狀白督府選師徒親詣各洲刊木掘根日坐江舸督之立三洲上勸山棗等營汰馬騮長岐古辣冗兵賊遂遠遁往來民商咸賴

八寨賊吳宗顯等襲容縣掠帑金去尋捕獲之設城北營　四十五年草梧鎮總兵給事中歐陽一敬奏議裁草勛臣摠兵用流官陞都督職銜移鎮

萬曆二年設塩運提舉司于梧州以舊遞運所改建提舉署設副提舉二員轉輸西粵官塩遞運所附府門驛　容縣橫山猺劉德厚暨冬瓜那留等山猺張剌等寇掠容縣大營魚產三十餘村　四年老君峒諸猺復亂尋撫之　五年七山下城連城北科諸猺歸順時諸猺惕羅旁兵威各願歸就編民始計田入賦　老君峒猺復亂賊首李金亮引深埇等巢刦掠東安鄉殘殺百餘人　六年三月六十三山獞賊潘積善乞降許之移潯梧叅將駐岑溪始置五鎮先是岑溪

六十三山連城鄉猺賊滛積善自稱平田王與北流之
那留山容縣之橫山冬瓜蒼梧藤縣之七山平盤諸巢
共七十餘黨相糾結為羅旁後戶占據民田流刼之兩
省適羅旁大舉士民詣督府淩雲冀言狀請征時以勢
難即及遣官入山榜諭顧撫者聽輸靡麾之俟羅旁事
定移師順勦積善等為先聲所奪率黨投赴軍門願出
兵二千殺賊自贖尋背約及羅旁班師督府檄蒼梧守
巡會廣東嶺西道計議勦撫諸巢聞風恐懼咸詣乞降
督撫乃免積善死以東軍法責其調兵失信俛首聽命願
為編戶歸我侵田不敢復反復　奏請移滌梧參將王
德懋駐岑溪彈壓遴指揮千戶五員提兵三千分設五
鎮蒼藤曰七山容縣曰六雲岑溪曰北科又曰連城懷
集曰五里　蒼梧三丁甘世廣率六圖獞兵三百人破藥桶
等巢　設岑溪大王營并左右兩江營　撫定九年山
二十八都六便山橫山那留山等處猺獞悉附編民
七月岑溪左營兵陳進呂子和等作亂尋討平之　七

年興業木頭峒寇亂尋討平之　木頭峒枕近八寨號曰
鬱林富民撫廉等鄉巢賊衆數千流刼八寨聞督府劉堯誨
討之會粵東監司特角並進賊殊死戰乃紿七命入賊
墨計縛其酋二人東粵統領將官見戰克欲徵首功
深入其阻幾被圍困既乃東西勉期出其不意直搗巢
穴賊黨盡縛　八年置哨江南募水兵從蒼梧縣知縣龐一
道築大峒城招獞民屯種北科　先從羅旁六十三山
夔請各于要害巡緝
諸猺頗受約束師還
又復負固不服乃議築城于大峒而以潯梧參將握重
兵彈壓之又于四面要害分布官兵以護往來城中為
桑將署前列中軍左右營
房田招獞民百餘人耕
守　大師征十寨蠻克之　十寨本柳
郡遷江縣永安所地先止八寨後殺嚨哈咘咳二長官
司擴為十寨倚山負固抄擄司藏賊害藩臣聲勢甚熾
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佐御史顧鈐暴其逆狀討之分五
哨並進而蒼梧副使侯國治督夷江一哨軍粮興餉軸
轤悉取辦于梧　十二年十一月懷集峒蠻嚴秀珠鄭明端糾

衆流刦討平之懷集與賀開建三縣峒蠻聯絡賊首嚴秀珠鄭端明等糾集三百餘黨掠寧峒下埠流刦開建封川殺戮居民時方進勦府江總督吳文華會巡撫吳善調選東西精兵六千餘會梧鎮聲言西援令蒼梧兵巡檢事來經濟嶺南兵巡副使王判督諸軍以明年二月各哨並進勢如破竹克松鵞古城深埇龍塘等峒俘斬嚴秀珠鄭明端八百有奇餘黨悉定

調大峒兵戍守金鵞懷集縣峒蠻既平金梧猺賊出入之區調大峒營兵三百名戍守以百戶一員統領之

十五年始闢府江陸路府江一帶箐林亂石猺賊出沒淵藪賊平三院會議開闢陸路以通往來蒼梧府江二道經理其事自蒼梧抵招平界治道造橋建三公館漢埇勒竹兒寨

大峒營兵梁一貴等倡亂尋伏誅

二十四年岑溪七山猺寇亂兵備戴公燿討之時公備兵蒼梧會岑溪猺寇趙宗亮等連結六十三山諸猺作亂奉督府陳公檄徵各路精兵討平之捷聞上大悅擢公巡撫西粵尋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時思明叛目陸佑勾引賊黨擄官刦印勢甚鴟張公請旨進勦一月間擒斬無筭元兇授首黨與解散未幾交夷刦剝欽州被殘公調土漢兵深入搗巢全師凱旋猶慮戎心叵測議請固防禦重彈壓復峒官禁互事上皆嘉悅從之

二十七年造哨船巡緝江防梧江上防昭平勒竹下抵封川思蒲南至平南白馬東自藤縣江口界至北流原設哨堡歲久玩弛以守道朱東光議設船隻軍兵巡守委官統領

二十八年添設羅山營抽兵防守藤縣羅山嶺路通三了等六十三山上至七山諸猺雜居鹽賦出沒知府凌嗣音允知縣劉炅之議抽哨船兵二十二名湊同羅祆營兵十八名共四十名分立羅山

議設三洲番風堡復于白花嶺立營容縣白花隘盜賊出沒要區守道孫有敷詳允番風營兵二十八名掣三洲堡一十六名復白花嶺立營

四十八年設容縣西三山水源巡江營哨源去縣遠于六營鎮缺兵內抽四十名設立二營仍修復四哨

兵防

國初會城咸置衛所要害則置巡簡司在軍曰旗軍在司曰弓兵皆食于官別置民兵萬户無事訓練有事以戰事已則休美哉寓兵之良法也自旗軍脆弱不足恃而後資戍于湖廣（永樂二十一年）借雄（雄）于遠騎（成化七年韓襄毅奏留達官舍）輪守于東粵之兵（坐營司統兩廣上班官軍）自弓兵虛冒不可用而後為打手之雇（嘉靖間督府張嵿議行）撥田之狼（成化間始）折銀充餉之議（隆慶五年）自民兵隊伍不復存而後為民壯之募（正統十四年）為三丁之編（嘉靖四年）為千百長保長門牌之法

營鎮

梧州府

守城營

茶山

靖夷營

蒼梧縣

大塘營

府江哨

沙斗營

七牛鎮

藤縣

藤江哨

神塘營
安靜營
浪口營
容縣
六雲鎮
巡江哨
北門營
西山水源等營
岑溪縣
北科鎮

奇營
大峒營
連城中軍營
懷集縣
金鵞營
五里鎮
松岡營
鬱林州
左哨
右哨

中哨
博白縣
縣東營
界排營
坡心營
蘇立營
東莞營
圓珠營
北流縣
六靜營
大車堡
婆廟營
陸川縣
六潭營
左哨
右哨
中哨
六潭哨
興業縣
興平營

西營

橋墟營

目兵

按粵志粵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徵之　國家亦不愛名器金帛之錫以鼓舞其心自總督王文成公始議更番戍守之法除戍桂柳外戍梧者四千名皆由泗城歸順都康思明遷隆向武奉議上林安平忠州龍英太平恩城萬承等土司各有差等一年一戍週而復始萬歷十七年總督劉題減一千名三十二年總督戴題減一千名四十五年左江道詳允抽四百名防守上思州地方粮食仍在梧州府支解四十八年總督許議全撤尋復議調令戍梧正數止一千六百名每年不到者常三四百名所從來遠矣其差等則有散兵馬馬上鎗兵步下丫兵步下鎗兵腰牌兵擎手馬銃手火兵散手旗手有戰馬有先鋒小頭目有宦族大頭目而總坐營司統之平時不隨操每操則于官兵外執一竿排站名曰擺圍每五日大小頭目赴道叩首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頭目管之曰目兵又以多狼人亦曰狼兵其于粮賞月每月粮塩大小頭目散兵各折銀一錢九分七厘五毫每季稿賞大頭目每名八錢小頭目每名一錢散

兵每名五分每年犒賞大頭目每名一錢小頭目散兵每名三分俱于府貯餉粮支給其安插地方昔年散處郡城外各山巔水濱今住大教場垣外自蓋茅屋數名共一間去則焚訖其自萬歷三十二年題減一千名即于各土司前數內三分減一而左江道所議抽四百名即于每年戍梧目兵過南潯時揀去本道近日所點乃姓名者少無姓有名以酋父永為姓者多酋父永亦上駟中駟下駟之義歸順有酋父無永都康有父永無酋頭目則馮土網與各小頭目皆戎裝通漢語其兵則有歸順都康土兵其歸順大頭目則岑康黃金桂都康大

不通漢語通漢語者非真夷也其馬一匹則抵兵三名其器械有鎗有刀有弩有牌有銃無盔甲弓箭空拳者居多弟其捐屋廬親戚遠來窮年外處而月餉無幾殷厚精壯者多不樂役其來也或以老弱具數或以犬馬抵數或不能足全數或不如期至或至中途稱病而逸至梧則正數已縮註名後或逸去或稱病或稱死或雇前次之額留者長戍或雇本地之額代者瞥點或告不服水土或稱營工鄉閭或稱打柴山中甚或有收宰盜牛者有為盜者有橫行者居常不聽點點則輒譟而去其弊有最難言者今欲為更新調停之法則有說焉

班軍

按成化間督臣韓雍開府梧州始議調撥廣東廣州等衛所官軍一萬員名戍梧派廣韶肇三府屬粮五萬石斛梧以備行粮嘉靖間因惠潮海寇議留碉石等衛所官軍三千九百餘員名兼以歲久消耗逃亡日多萬歷二十四年廣州等衛所戍梧官旗軍止三千零五十名分年終犒賞官每員三錢軍每名一錢俱軍餉銀支給二十五年御史章議免戍撫臣吳霞稱兩廣相為唇齒梧支折色銀三錢銀六分軍一錢八分俱于折粮銀內支給郡寔為咽喉論一統大同之誼則東西聯為一鎮戍守莫非王土論輔車相依之勢則梧鎮之捍禦既周東省藩籬自固論事體緩急之宜則東省兵防已密無庸撤回梧州所兵虛弱不得不藉東軍還以仍舊為便近來戍兵俱奉撫院牌撥多寡不一至萬歷三十九年尚近三千名除三百名戍封川德慶外餘俱戍梧矣尋以總督張議撤封川德慶戍軍募兵防守遂減調四百餘名（名百）四十一年以留守城池復減調廣州等衛海班二百名今每班尚存旗軍八百有奇奉撫院牌撥大畧半守梧鎮半守江道而所撥埠堡軍數或先班多後班少原無

常額余姑以天啟二年秋班見數志之

陳熙韶曰目岳以文成始班軍以襄毅始當年作法慮自深長年來習于承平遂成枝駢于是或議留或議去夫白面借籌談何容易因噎廢食將必傷生假令專主者時簡教檄驍勁而飽之勿論狼心可戢蔡人皆吾人即使猶然習弛而經百年勤王之土目不則有不然者班軍在國初其用足恃沿至今日市人等耳其才不足于超距其伍無裨于干城計月而來更番而去徒縻官錢數萬苟欲簡而練之何市以

官錢募市人猶省徃還之僕僕也余謂班軍則去之便然要折衝樽俎安危有備毋徒紙上陳言積弊日深捉襟見肘此其時也歟

蒼梧縣猺獞東連下城南接岑溪藤縣等猺精悍可千人

七山
大雍
平田
古磊
六埔

猺獞土狼附

大腦
三山
黎口 俱在長行鄉
上鄧
大奚
白板
陳塘
孔窑
大倫 俱在須羅鄉
埇漢

員塘
桂嶺
曇朦
孔艮
埇企 俱下城界以上諸猺先叛服不常今輸賦鹵編民又設七山大營以鎮之
石硯 居九山十二峒中在蒼梧封川開建界嘉靖年顧來屬蒼梧約八百餘人
羅峒
思貸
思馬
歸源

觀埔
三洲
都平
都羅
萬埔
廸吉
料峒 先年糾合焚家東安等流叔
嘉靖十年編立排甲耕田
老君峒六寨 連東安賀縣懷集賢時深源焚家北陀為害近立大塘營弹壓之
都混
大片

石坎
長水 其善惡皆視老君峒今顧守把白鴿野狸二関
北陀
東峅
西峅 在縣西北多賢思德鄉原係獞賊今稍知歛
六圍 與七山相近其獞多良所耕盡下城界兩廣交通路號險塞
大圍
曇墨疊
顛村
曇特

零居若空

藤縣猺獞

大水

山木

突山

小山

滑石

盤石　俱在永順鄉猺坐落二十一二都

雲野

饅頭

平盤

三丫

蒙高

古稔

六合

六篤

大水　俱永化鄉猺坐落二十五二十八都以上兩鄉猺粮共五十兩零三分

大黎里

楊峒里

大任里　以上三里俱係五屯所十三年新招納粮七十二石二斗

容縣猺獞

羅龍一里

沙田

佛子

六律以上皆六便山所屬約四十餘家李積藤最雄諸猺近議則賦頗馴服

六肥

肚村

黃坭

月田

深埒

六喳

周村以上皆龍墳山所屬約百餘家盤朝壅稱最鷲近莘心願効力助守

都盤

六王

山蔴

六鵞以上皆雞籠山所屬約六十餘家駱廷鳳倚山剽掠凡數年始克招服

波羅里

河頂

鴨谷

河口

六思以上皆六青所屬約百餘家尋服尋叛今革心知就童訓

藤螺

塘埇

石田以上皆東葉山約三十餘家歸化已久

羅面里

山心

馮塘

大埇

思頡以上皆東瓜山所屬約五十餘家山巢崎險萬歷六年曾廷旺如叩縣庭願歸順今則畝入常賦興猺學矣

慶峒

何木

大何塘

六振

六奎

黃稍

燈盞以上皆石羊山所屬幾二百家生齒視各山最衆萬歷六年叩縣入賦

山塘

黨乂以上皆橫山所屬約三十餘家道里惡險先年流刦勢甚悍鷟萬歷六年劉德厚始叩縣願編戶入賦其長曰盤景容居山弗常伐木自給木盡則之他所謂刀耕近授以田

岑溪縣猺獞

連城鄉

上里平河等二十村獞目潘積善舊據其地為賊首今已聽撫

中里大峒等田村

下里佛子等五村

孔亮

六十三山

石脚

陀山

雲爛

科田

大甕

孔札

分水

龠水

深公

逍遥

竹堇

水濁

横峒

李村
甘羅
中村
松崩
黎洞
上盖
上林
三襟
飯埇
方皮

上下乃平
恩里
蚺蛇
山心
大藏
桑園
大枉
関塘
銅油
黄嶺

古欖
下泊企陽等
魚脩
白磔
六袍
大香
車埔
葵山
三髻
六葵

六勾
細峒
太公
鵝平
崩塿
橋石
乃蓬
峒尾
石田
竹蘭

勝峒
刀辣
個堆
桃枝
水井
下埇
隆樹
松塘
高蘭
木瓜

青山
石黃
深塘 以上諸猺蟠據六十三山久為民害近設連城北科等大營鎮之少息

懷集縣猺獞

銅鐘
古城
金鵝
松柏 賊之門户
三江
石田 為諸山適中各巢穴出沒必經之所近議添立守備以制七縣之猺

七星

馬鹿 以上各峒往勦後田盡入官撥兵耕守

鬱林州土狼

李四山

石埇

牛欄

地佛

六壤

白梅 在州治東北抵大容山去州四十里在北流縣界去縣止二十里先年為患征勦稍寧

博白縣猺

陶鼓

零青岀雞

山子 縣東鄉二十里西抵廣東廉州府合浦縣石康地俱佃食民田向化納粮

北流縣猺獞

鷄兒坡

南禄

茆田

那留

沙洞

龍塘

大羅

安樂

黃稍

志宇

相思

古苛 俱在縣治南其茆田那留外稱向外內為招利近奉招撫編立揔目統之

陸川縣土狼

文龍

四賀 界北流及陸川溫水鄉村附近廣東信宜縣南至石城三合堡每年東省撥兵哨守本堡要路

興業縣土狼

黃桑峽

芋蒙峽

雙頭嶺 德興鄉三畐路通橫州南寧等處地方

番車嶺峽 興德鄉二畐近廣東木頭峒橫嶺墟與鬱林冨民鄉木威黎垸坊止隔一嶺先年已經征勦近撥狼田耕守輸粮

按猺有三種曰盤龍曰戴板曰平地獞惟一種深山者不問在外峒者與民雜居民狼則因正德間流賊刦掠調狼人征勦鄉民流徙廬畝荒蕪遂使狼耕其地一藉其輸納一藉其戍守蒼藤岑容懷北等山多猺獞鬱北陸興多土狼中固有向化輸粮者要在御得

其道狙詐作使豈有他焉

廠稅

梧州盤鹽廠每季委官輪管抽收上下水客商鹽稅雜稅每年額銀惟鹽稅無定不入額內其雜稅額銀春季定二千六百八十兩零五錢六分四厘夏季定二千二百二十七兩零二分七厘秋季定二千六百二十七兩九錢六分三厘冬季定四千四百五十五兩八錢二分五厘共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兩三錢七分九厘俱停梧州府庫專備梧鎮兵食其廠貨貴賤定有則例

鹽政

按自宋熙寧間初置梧州商務興廢靡常　明朝正德十六年置盤鹽廠于梧州迄于嘉靖令例已減其三之一舊志不載余特采之較今于昔猶為寬政矣然猶自笇舟車權子母也夫鹽政則經國長利通以私販公行課額寖失昨年引滯而不來者約一萬五千虧餉且一萬三千有奇概舉歷年將不下數十萬矣蓋奸借東餉之名漁西郡之利三百餘餉其護身之符也化州北流兩埠其蚕食之窟也近當事裁餉裁埠至詳且覈而奸商猶肴猶不免掩耳盜鈴齡何也一舉而振刷之在當事者留意焉耳

謝君惠曰郡州縣十始蒼藤容岑北流行梧鹽而懷集鬱林博白陸川興業俱食東鹽然皆赴蒼梧道掛號而後發則猶然梧盤也後來議認引認餉又議增引增餉于是立化州埠立北流埠已又北流併化州為一埠奸商告訐日新月異而梧屬仰梧餉而不行梧埠而不行梧鹽尤非計也今日便畫無如聽各處分引行鹽而總歸其餉于梧則不問化鹽廉鹽欽鹽皆梧之鹽亦不問舊餉新餉增餉皆梧之餉要在當事者從國家起見不從區域起見司鹽者兩粵視若一體行鹽者六府協為一心而後可然而難言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六　全州

全在粵西稀警矣然非去兵國也戍籍日耗編民協防號曰打手打手應募不皆土著之民受直則數存應敵則勸寡舊五百零五名今省其半勢亦卑弱且建鄉逼白面諸猺先年時見侵侮西延七里半多流寓今雖寧帖然猺性易煽而競細利議者欲移州倅一員于今巡檢司以資彈壓巡檢改移義寧界此桑土之籌貴在得人而已　灌陽之寇密邇恭城北鄉且與南江源勢江東砦青水諸峒巢近故時時剽掠然寇至必由東鄉入唐黃過陶川江經涇平原臺塘大畔源乃尋山徑肆害于

灌百里曠土畏粮有限寇來去無置足之地不過栖息草莽踪跡易露則我亦易追襲彼安敢長驅數萬弋聞之洪武初邑未有猺獞也永樂間邑人薛昌黄秉伸輩始招至二三耕作無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賊大猖獗其徒占據遂鯁而荼城田主潘欽輩廣為招集湖北諸種幾遍臺塘灌之富人又引占田種獞夾板猺散布田間名漸盡山原曠土偏布藍種民壓山澤之利結廬倏守遠近相望無復昔日梟獍之慮

峒砦

宋峒凡三十有一

小車　小地　白竹　木昶　小喉　麓石　茶坪　半嶺　侃塘

大水
滑溪
上下白石
蟾蜍
湛底
扶水
梅子根
樓子
水尾
姑油

黃嫩宅
俸水
大木
龍塘
雄江
歌陂
盆田
蓆源
大小李
橫溪

大小藏
石家
寨凡七
硤石
磨石
獲源
長烏
祿塘
香煙
羊狀

營堡

國朝營二

西關外營在城西二里防守
堡十一名

北關外營在城北二里防守
堡十一名

堡十二

板山堡在城西南七十里防守
旗軍八名打手三名

烈水堡在城西南八十五里防守
旗軍八名打手十二名

黑山堡在城南六十里防守旗
軍二名打手十四名

魯塘堡在城西南九十里防守
旗軍二名打手十二名

石塘堡在城南五十里防
守打手十二名

蓮塘堡　在城南八十里　防守打手九名
源口堡　在城西四十五里　防守打手十二名
八十里山口堡　在城北八十里防守旗軍四名打手十三名
白塘堡　在城西六十里　防守打手九名
楊梅堡　在城西二百里防守旗軍十名打手十一名
鎮湘堡　在城北六十五里防守旗軍六名打手十名
羅口堡　在城南四十五里　防守打手五名

灌陽營二

東関外營　在縣城東一里防守打手三十四名
西関外營　在縣城西一里防守打手三十四名

堡四

獅子堡　在縣城西二十里　防守狼兵十八名
三峯堡　在縣城南五十里　防守狼兵十八名
新安堡　在縣城西六十里　防守打手十九名
栗木底堡　在縣城東六十里防守打手八名狼兵四名

新設寨五

岩寨
月山寨
春立寨
掛子寨

李公寨
堡十
杉木堡
峰山堡
仁山堡
江東堡
傳山堡
板橋堡
赤岩堡
文村堡
官庄堡
木老堡　内峰山板橋要害

永寧州

州南三十里曰鳳凰營有兵

西南二十五里曰穿巖營有兵

五十里曰桐木鎮有土漢兵住守

七十里曰富祿鎮有土兵

一百二十里曰長安鎮有土兵

西三十里曰蓮塘營有土兵

北十里曰安息營有土兵

二十里曰三隘營有土兵

二十五里曰牛河有兵營有官渡一隻以濟往來

三十里曰小蕩有兵營
四十五里曰興隆有公館為出州中火之所小蕩大長江各撥兵一隊看守
五十五里曰大長江有兵營原有公館一所今廢而營復遷于此
六十六里曰都狼本州往省之路與臨桂交界之所上七里下九里至都狼堡設公館一所

險要

都狼隘去州六十里本州往省之路上七里下九嶺上有一泉水可食
鳳凰巢賊首韋銀豹據為穴
張山隘
胡原隘
潮水巢
猪羊隘
諸狼隘
盆峒隘
大博嶺
大晏嶺
擺嶺
總甫嶺
石城隘
雞冠嶺

羊徑嶺
白藤徑
婁塘巢
古望嶺
思鵝巢
石村徑
古城巢
高厄低厄
君師巢
蓮塘隘

水頭巢
金龍徑
古底巢
思馬巢
王武巢
石盆巢
古洛巢
石低巢
陰山巢
龍角巢

三門隘
三千隘
橫山厄
木村徑
老莫巢
藤浪巢
古洛巢
馬騮寨
思美寨
頭口頭寨

水頭寨
川峝巢
龍坑嶺
墩嶺
金竹嶺
火嶺
天鵝巢
苦累巢
蘇行巢
扶臺巢

馬浪巢

天堂巢

西洋巢

以上諸巢處多為先年蠻賊盤據巢穴

戶口

論曰茲邑自宋元以來喁喁向風與他邑埒今之里獞非其土著也先是柳慶歲大祲有奸民者招諸猺就粟以千計既而種落蕃衍遂驅屠居民雄據其境今雖就撫綏然鄙野狼戾難以卒化也顧已入編戶即為赤子安問獞與民也且獞之奉供賦垂七十餘年夷盡變而夏矣加意撫循夷漢同風是在司牧者哉夫生齒蕃息泰徵也亦奸藪也

兵防

見存狼兵一百名每名給田十五畝共一千五百畝該鎮原田一萬五百畝今裁革除給狼兵外餘田俱沒官納禾荒田另召入開墾

論曰今之議三鎮者輒云狼所以制獞也愚以為患不在獞而在狼官族皆夷種罔知漢法近皆罹網矣獞小有釁或粗給衣食者輒統狼兵拘執之俗謂靴禁滿其欲纔得釋及至仰拘盜賊賄輒縱焉且狼且為虐于地方矣然未可據議革也狼子野心一有恫疑

且肆不逞是當議補流官一員于桐木以司提調至
其耕田則當清出原額名募補伍庶三鎮扞蔽不至
單弱夫何聽其久侵而不問今設為護衛之用異日
催徵倘或未善尚有不可言者能不為隱憂哉

風俗

城郭軍民雜處俗頗淳朴民知力田士知向學郭十里
殺牲宰牛釐竭所有答歌為婚不禁同姓男婦專事耕
種無別生活秋收稍餘則鄰里親戚日招呼往還恣其
飲啖逮春則啜糜以耕借貸度日少遇荒歉則賣男鬻
女苟活一時甚則竊盜刦掠無所不至性喜鬬殺好鬬
輕生其婦女專畜蠱毒殺人其男子出入帶刀自衛或
遇忿爭拘提則用以格鬬拒捕蓋誠不容統以漢法治
者也然其性猶朴魯畏見官府詞訟稀簡錢粮亦肯完
納惟守土者加意撫綏行所無事禁戢差役勿肆侵漁
而各武職衙門亦無致多方需索騷擾則庶乎可保百
年無事也若重懲十里積年包收錢粮之弊勿聽衙役
緝訪民間大小事情此二者最為吃緊
小民苟不遇荒歉萬無敢欠錢粮者當清其弊數弊數

伊何催徵時十里每差一揔催此十揔催者赤手而借
重債賄官賄户吏賄差頭而得票計一人所費二十餘
金十人共費二百餘金倍利償債約有四十餘金矣至
于排年有包收里長有侵匿皆公家物也小民完約十
分有加五在内者有加倍在内者俱為包收者自飽而
因以飽揔催及至正項完納時揔摧又侵收馬户吏又
侵收馬其在庫者庫吏又侵收馬且有那借馬層累而
上層累而下所餘幾何宜歷年之拖欠不完清此源頭
催徵無難事矣
四里向有陋規承應官府白米老酒雞鵞魚鴨及查盤
禮官府備酒備喧嗄程各項老人于秋收時先期科派禾
把約有二百八十餘兩而承值學齋捕衙不與焉夫日
用口腹所需幾何累此小民煩費羞為奸人藉口漁獵
乎余判示各里各户給照永杜騷擾顧後之君子有同
心焉
又愚獞畏見官府一涉詞訟差人執票拘提匿不敢出
于是差人恣行魚肉飽其欲而歸間有與承行吏剖分
者官票則置之高閣矣官府少察則擬一罪名送官府
原被干証無一至焉官受其污名差飽其鯨腹永俗往
往如此司土者須于此留意

以上三則皆平常甚無奇異然推誠而力行之亦未必無補于地方云馬光識

大學衍義補曰左右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令設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取馴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

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
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　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
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
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
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
官吏目等官其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授其所授
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
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服者彼仗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
教而知殺掠之為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
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
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
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
就于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有司
界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即以外地無
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
俾其認納稅粮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尊如此處

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銅柱考

水經注楊孚南裔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郡晉地理志曰南象林部志今有銅柱漢立此為界金供稅

隋書大業元年行軍揔管劉方經畧林邑遇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跨重岩東臨大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

定南詔取安寧城及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安
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
酉陽雜俎馬伏波北還留遺兵十家餘居壽泠岸南而
對銅柱悉姓馬自相昏姻至隋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
流寓號曰馬流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
海馬流入常識其處
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于漢故處
鑒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郡蠻自謂伏波之後

立銅柱于溪州即歷代史冊攷之則伏波銅柱當植于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外所謂林邑界上者是以今分
茅嶺之銅柱已不可見惟指近岸海中積石若丘阜處
目之不應表立漢界反在內地
按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分茅銅柱
馬援所植也
崇禎九年張國經遣峒官王守仁查訪銅柱遠近行
狀六閱月回稱無有到其地者有貼浪老叟名黃朝
會謂萬曆二十四年親至其地而見之其茅果分兩
邊而垂下分茅嶺去銅柱之所尚多一望之遠頗斜

向交趾夷人年年以土石培之今高不滿一丈見者皮骨寒不敢近前其大不知幾許事之有無亦不得知問其道徑所由則曰自貼浪扶隆至板蒙一日板蒙至那蒙那來一日那來至觀狼動羅一日動羅至江那一日江那至北攬一日北攬至北癸一日北癸至新安一日新安至八尺石橋尚行八日方見分茅銅柱自過江板蒙起沿途俱夷地貼浪要十六日欽州要二十日方到守仁遂執筆記之以報是銅柱一耳未嘗有別銅柱也

運道遺跡

合浦大洗港有潮西通名尤河江口有赤羊墩蜑人取蠔于此久名赤蠔墩父老相傳馬伏波征交趾時合浦由外海運粮至軍恒苦烏雷風濤之險及海寇壞奪之患遂以昏夜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粮船乃束羊于鼓以鈴于鳥置之墩上以疑寇此河直通龍門七十二徑抵欽城其掘鑿處約長七八里濶五六丈深三四尺（丈）其兩頭潮水尚通但中間木植交生耳此水一通寔欽廉舟楫之利嘉靖乙亥太守張淨峰公與義民文通嘗親至其地踏勘欲疏鑿之不果予以為廉境之山由東迤逦而南直至海上曰冠頭嶺由西迤逦而南直出海（冠）

外白烏雷嶺今二山對峙相去可二十里古謂合浦為
海門殆為此耶誠華夷之疆域南徼之阨塞附海之邦
所無者冠頭之東地亦蜂腰大潮亦沒假令二地以不
便舟楫之故皆可鑿之使通皆可不必踰外洋之險若
為邊圍久遠計其無乃非先王設險守國之義耶漫記
諸此

入交三道

一由廣東自馬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
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也又云乃自廉州
發舟師進都齋一由廣西至宋始開廣西路亦分為三
自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自思明府入
溫邱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自龍州入者一日至
平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闢雲南路亦分為二由蒙自
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潨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
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徑難行張輔則由憑祥沐晟則
從蒙自以抵白鶻縣皆不循伏波故道彼用夾攻之策
故也

西南海道

嘉靖中知府饒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頭嶺前海
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行

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土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二日至廟山三日至海東府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遼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旁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遡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蓋自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交趾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鹿井砦在欽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欽州東南控寔蛤灣至海口水道東南轉海至雷州通角場　欽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埇水口西陽水口水瀼水口大亭水口

沈懷遠南越志

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為八品有光彩一遍水平似覆釜者名璀珠璀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碟砢珠碟砢珠之次為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為稅珠之次為芬苻珠　南方草木狀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正白人民以董蠶食之　徐衷南方草木狀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欖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三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為第一璀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

光色不圓正為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志
合浦有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
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雜記珠
池居海中蜑人没而得蚌剖珠盖蜑人皆居海艇中採
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絚別以小繩繫諸蜑腰没水
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絚上前
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没水取人多莽沙魚腹或止
繩繫手足存耳議因以鉄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
今法木柱板口两角用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
狀繩繫船两旁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
矣
五金之礦生于山川重復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惟
于頑石中隱見礦脉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
試其礦色樣不同精粗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
籮重二十五斤多至三二両少或三四錢礦脉深淺不
可測有地面方發而攙絶者有深入數丈而絶者有甚
微久而方濶者有礦脉中絶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
此名為過壁有方採于此忽然不現而復發于尋丈之
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匹採礦如虫蠹木或深數丈
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絶方止舊取礦攜尖

鉄及鉄之鎚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為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于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為三等浮于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沉于底者謂之粗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于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粗留去取其精英者其粗礦石則用一木盤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為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于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坪銀爐熾炭投鉛于爐中候化即投窖團入爐用鞲鼓扇不停手扇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于面凡數次爐爬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為一是謂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錢淺灰窠置鉛駝于灰窠內用炭為疊側扇火不住住手初銀鉛混泓然于灰窠之內望泓面有烟雲之氣飛久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散湛然澄澈之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翻乃銀之苕煙雲雪花乃鉛氣未散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惟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于灰坯乃生

藥中密陀僧也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数装叠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脉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一人一日之力可得鑛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籮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烰銅一料礦用二百五十籮炭七百坦柴一千七百段顧工人八百餘用柴炭装叠燒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于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鉄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熟虧銅者必碓磨為末淘去粗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十晝夜是謂成鈲者粗濁既去漸見銅體矣次將鈲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两日两夜方見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烰煉如烰銀之法以鉛為母除滓浮于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于爐前逼近爐口鋪細沙以木印雕字作某州某處銅印于沙上旋以沙壅印刺銅汁入沙匣即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詳發赴滓亭砦前再以銅入煙烰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裹

鉄杓酒（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斤各有蜂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付監鑄大率炷銅所費不砦（背）坑户樂于採銀而憚于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炷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竟燒成者有礦石碓磨為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銀蓋蓋数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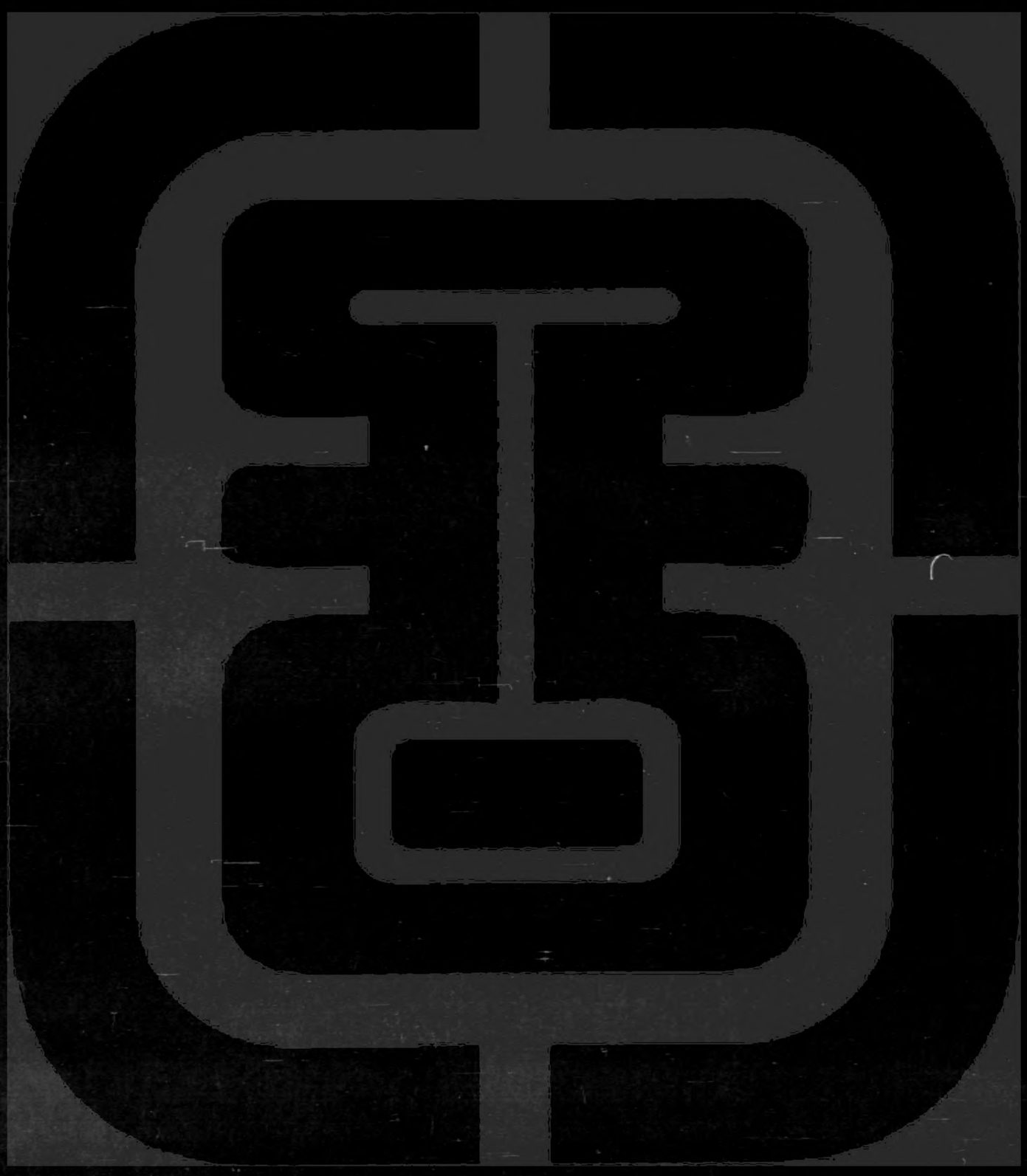
水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鐔中縣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孟林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之（又）東至南海番隅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于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按一統志攷之辰水出三峿山南流為沅水各則在鐔城縣北後為黔陽縣移溪城一曰浪溪自黔陽南流至鐔中縣今之潯川也鄰水則潯水也其逕靈州縣東北為浪江入灕水南歷鐔中注于潯水合繡江水又東至藤縣北古之猛陵也合鬱溪亂流逕廣西縣是謂鐔江俗呼藤江大抵浪水出自鐔城往往以鐔名之鐔又訛為潯耳鬱溪又合桂水為梧州大江東流至廣州番禺縣西其一南注于入海者鬱林分浪南注即今之鬱水靈川乃南江也其一又東別逕番隅城下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吳分交州為廣州亦治于此漢書所謂浮牂牁下灘津會番禺

蓋乘斯水西入越者也今之沙灣紫泥港是矣浪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則今之石門江合流溪諸水入海者也其餘又東至龍川縣東江為涅水屈北入員水而浪水支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合增江又逕北羅縣西界龍川左思賦所謂目龍川而帶珂也員水如練東歷揭陽縣注于海此三江合浪水之始終也浪與垠同水歷地埒崖岸之義世訛作浪又訛作郎皆非蓋三江合一大浸連空廣州呼為西水以其自廣西至故名然必至以春夏之交迄處暑而後消消則高要峽江旋東為大水者留溢渦塘皆俱有魚牣躍其中人恣取之有鉅至數十斤者家累數百金而南海下流達于新會香山東莞通潮之衝漁于高下為泥筌竹罶其內者皆得蠏焉西水退盡蠏亦退殼拾之如土芥然諺云西水漫漫魚鱗滿盤蓋澤國之利皆由浪水不可不知

楊慎禹穴考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編遊萬里之目上會稽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如小泰山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

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雲南今名夢樂山上有碑其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謬云蒙山亦在雅州

顏真卿鮮于氏雜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欹壁峻肅上崢嶸而下廻狀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名堂焉即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